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蕩寇志
第一一五回 高平山唐猛擒神獸 秦王洞成龍捉參仙

卻說那范成龍因口渴溪邊取水，不覺遇著這婦人認識他，當時請問那婦人姓名，那婦人道：「衙內不認得我，龍馬營知寨唐天柱，便是老身的先夫。」范成龍聽了又驚又喜，忙唱喏道：「再不知恭人在這裡。」原來這唐天柱也是一員勇將，在邊庭多立功績，後授龍馬營知寨，在任上病故。在日曾與范成龍的父親相識，更喜愛范成龍，常對人說：「此人是個英雄。」范成龍開騾馬行時，多得唐天柱的看顧。當時范成龍道：「恭人卻為何居在深山裡？」婦人道：「這裡原是我家的祖基，先夫亦對你說過。」范成龍道：「一位衙內何在？」恭人笑道：「在我身邊，此刻入山打獵去了。他如今改名唐猛，今年二□三歲，也學了一身好武藝，只是不肯讀書，最喜滿山彩獵。他舊年完娶，今年也生下個兒子了。」范成龍道：「卻是可喜。小人記得那年在知寨相公衙署裡，衙內只得□來歲，花園裡一顆杏樹，碗米粗細，他連根拔起來。如今正在英年，怕不有數千斤的神力。可惜小人今日有緊急公事在身，不能同他相會。」正說間，那恭人遙指山凹邊道：「兀那小廝回來也。」范成龍看時，果見凜凜一位壯士，披一件秋羅小衫，著一條水綢短褲，踏一雙多耳麻鞋，袒著胸脯，手提一桿五股托天叉，上面叉著一隻青草狼；後面跟著□數個莊客，拿著些獵具，挑著些蟲蟻，一齊走近前來。那唐猛將叉遞與莊客，唱了個喏，回頭看見范成龍等，問道：「列位何來？」恭人笑道：「這位你可認識？」唐猛細細看了范成龍，沉吟道：「足下敢是蘭山縣范大哥？」范成龍笑道：「衙內真好記性。似衙內這般魁偉，我卻不能認識了。」唐猛大喜道：「那陣風兒吹你到此，何不請入草舍！」范成龍道：「小弟此來，實是不誠，並不知尊府在此。現在有緊急會乾，不敢刻延，待轉來再登堂奉謁。」唐猛那裡肯，一把拖定道：「什麼大不了的公事，天已晚了，前面並無宿頭，仁兄直如此見外！」恭人亦留道：「闊別□餘年，難得衙內到此，休嫌怠慢。」

范成龍本不肯住，一來看天色已晚，料想趕不過孤雲汛，二來人困馬乏，天氣炎熱，三來當不得唐猛母子苦留，只得稱謝了，同唐猛母子齊進莊來。到廳堂上，范成龍請恭人上坐，以晚輩之禮參拜。恭人連忙答拜道：「衙內是什麼道理！」范成龍道：「小將深蒙知寨相會愛憐，怎敢忘心。」恭人道：「衙內休這般說。尊翁任開封府時，寒舍也深蒙照拂。」范成龍與唐猛相見了禮。唐猛請范成龍主僕淨了浴，頭口牽去喂養。莊客掌上燈來，先切了兩大盤西瓜來止渴。恭人吩咐廚下整頓酒飯款待，唐猛教將來擺在院子中心涼棚下，分賓主坐下。恭人道：「我是吃過飯了，坐在此聽你們講講。」便坐在廊下陪話。

唐猛道：「我記得與仁兄分手，彼時我才□一歲，我那套金槍短跌，還是仁兄指教的。」范成龍大笑。恭人道：「彼時衙內到先夫處來，老身時常在後堂望見。」范成龍道：「正是，小人失於親近。」恭人道：「衙內現居何職？」范成龍就把怎樣救荀桓兄弟落草，後來隨陳道子投誠，欽授飛虎寨副知寨的話，一一說了。恭人稱賀道：「老身也聽得有人說起，果然如此，真乃可羨。我亦時常教小兒探望衙內，就衙內處圖個出身，他是這般腳懶，總不肯去。」唐猛道：「不是孩兒懶，不成把娘拋撒在家裡。」恭人道：「我怕貓兒拖了我去，要你瞎記掛！大丈夫功名要緊，我想不如趁范衙內在此，你就拜他為兄，衙內尚肯提拔小兒，老身也完了一條願了。」范成龍大喜道：「此事深中下懷，可惜今夜匆匆，不及了。待小姪轉來，完了這起公事，再證盟也。」唐猛道：「阿哥，是何公差，如此火急？」范成龍遂把梁山奔雷車如何利害，雲天彪吃他困住在二龍山，只有劉慧娘破得，那慧娘又病在危急，神醫孔厚無法可施，他說只有高平山內多有靈草仙藥，特差我飛速到徐溶夫家採取等語，細說一遍，「如今不知仙草有無，正是捕風捉影。那慧娘又命在呼吸，所以不敢刻延。」唐猛道：「原來如此。那徐溶夫我也認識，他曾醫過我母親，端的好手段。只是你去高平山裡面採藥，須要仔細，近來那座山裡，出了一件古怪東西。」范成龍道：「出了何物？」唐猛道：「是一個錦紋獨角金錢豹。」范成龍笑道：「我道是什麼了得的東西，原來是虎豹之類。不是愚兄誇口，自己也仗著千百斤實力，便是這幾個孩兒，也都是挑選來的。那畜生若還撞著了我，一鳥槍先結果了他。」唐猛搖頭吐舌道：「哥哥，你休輕覷了，這畜生端的兇猛利害，莫說人畜豬羊傷得不少，高平山內原有幾只大蟲，都吃那廝吞食了。那廝不但兇猛，且通靈性，一切窩弓彎箭，地銃坑阱，他全不上當。更兼額上生出一角，堅利無比。有人來說，有尺餘長短，光明如水晶一般。數日之前，他們想盡巧法，做了個雙開籠誘他，難得他竟落了阱。那知反被那廝的角利害，只消五七挑，臂膊粗的毛竹都齊齊折斷。仍吃他逃走了。如今一發弄得滑了，竟捉不得。這惡物，正不知他是那裡來的。鉅野縣知縣只顧限比獵戶捕捉，量那些獵戶如何近得，不知吃過多少限棒，枉是去送性命。」

范成龍聽了，暗自心驚，想道：「陳道子的圓光直如此靈異！豹子之兆既應，靈藥必有著落了。」問唐猛道：「賢弟何不與他去要要？」唐猛大笑道：「哥哥不知，說起倒有場好笑。若使小弟去時，或者捉得，亦未可定。奈何鉅野縣幾個鳥公人，不識高低，他竟不知我爺做知寨，我是個衙內，把來做獵戶看承，將知縣信牌行落我家，要取我出去充役。我當時大怒，喝令莊客們將那廝捆了，若非母親喝住，我活活打殺這幾個狗男女。那知縣得知了，差體己人拿名帖來陪話，我方纔罷休。如今由那廝們捉得捉不得，我何犯去出力。」范成龍聽罷，也大笑道：「且待我到彼再商。」連飲數觥，又問道：「賢弟近來弓馬何如？」唐猛道：「鳥耐煩去騎馬，我最喜步戰，我學的都是步下生活。不瞞哥說，我上孤下坡，追趕野獸，來去如飛。我用的兵器，請哥哥看。」遂教莊客取來。范成龍看時，乃是一扇偃月銅劉，重六□五斤。范成龍道：「這兵器最利步戰，長槍、樸刀都攻不入。」

唐猛當時出了坐位，雙手輪動，就在天井中舞了一回，盤盪蓋頂，路路精熟。舞罷，范成龍喝采不已。只見恭人開言道：「我兒休要只顧纏障不了，你哥哥行路辛苦，又有要緊公事在身，夜深了，吃了飯，請哥哥安歇罷，明日可趕路程。」范成龍道：「伯母之言甚是。」唐猛道：「母親說教孩兒隨哥哥去，可收拾起，待哥哥轉來，孩兒便回去。」范成龍大喜。恭人道：「那事容易。」莊客送飯上來，大家吃飽了。牀席已安排好，恭人、唐猛告了安置，進內去了。范成龍上牀去睡，略?眼，天色大明，忙起來喚起從人。唐猛亦起來，陪用了些飲食。范成龍向恭人、唐猛都稱謝了，提了鐵脊矛，上馬便行。唐猛亦騎了頭口送出山口。唐猛道：「此去徐溶夫家，不過五□多里，哥哥早去早回，兄弟在家相等。」范成龍道：「不須賢弟吩咐。賢弟既要同我去，可回府先收拾起。唐猛應了，分手回家，整頓行裝，不題。」

且說范成龍別了唐猛，飛速前行，不過未牌時分，已到徐溶夫家。恰好徐和在家避暑，不曾他出。徐和見范成龍來，吃了一驚，問道：「仁兄遠道冒暑而來，必有事故，敢是有甚軍務，又來尋我。」范成龍便將那封書信遞與徐和道：「仁兄但觀此信便知。」徐和將信拆開看罷，呵呵笑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回顧兩個兒子說道：「想是那參他這番要出世了。」范成龍道：「什麼喚做參仙？」徐溶夫道：「陳道子國光，真乃靈異。你道那鏡子裡的孩兒是那個？便是這高平山裡一件稀世奇珍，乃一千多年一枝成氣候的人參。形如嬰孩，風清月朗之夜，時常出來參拜星斗，各處峰巒澗遊戲，名曰參仙。若能取得他到手，如法服食，可成地仙。病人垂死，得他的血飲一杯，立能起死回生。只是他的身子輕如飛鳥，竄山跳澗，來去如風。他又不吃飲食，最難捕捉。我也守了他多年，兀自算計不到手。據今日看來，這寶貝想是劉小姐的救星，因緣莫非前定也。」范成龍聽了大喜道：「妙哉，真乃未聞之事。既有此等至寶，今夜好歹想個法兒去捉，劉小姐有命了。」徐溶夫道：「說得這般容易！如今這山裡進出不得了。」范成龍道：「敢是為著一個豹子？」徐溶夫道：「正是。你敢是為鏡中現出豹子猜疑著？」范成龍道：「我並非猜著，我來時遇著唐猛，他向我說的。」徐溶夫道：「我為了這孽畜，多時不能入山採藥，必須先驅除了他，才好再去取參仙。」范成龍沉吟道：「此地可有出名好手獵戶？」徐溶夫搖手道：「休題，休題。這豹子不是胎生的，乃虎?魚所化。虎?在深潭底下潛修三百年，能化獨角豹，勇猛勝於凡豹。這些獵戶縱有高手，如何近得，多少吃比不過，都契家逃走了。」范成龍道：「有不搬去的，且邀幾個來，我與他們商量。」徐溶夫便教大兒子去邀本山獵戶，一面吩咐妻子安排酒飯，款待范成龍。

不多時，溶夫的兒子已邀了七八個人來，都是本山有名獵戶。徐溶夫對眾人道：「這位范將軍，是兗州總管相公差來的，有公事與眾位商議。」眾獵戶見成龍是位官人，都上前施禮。范成龍讓他們坐地，說起捕豹子的話，眾獵戶都咬著指頭說難難難。范成

龍道：「我因公幹緊急，只得央求眾位格外出力，能驅除了這東西，除本地知縣相公賞賜外，我另有重謝。」眾人道：「非是小人們不貪賞賜，委實做不到，官人便送俺萬兩金子，小人們也沒辦法。為這畜生，沒有的苦不吃過了。官人不知，我這裡多少吃不過比的都溜了，只小人這幾家走不脫的，不知花了許多使費，才得告病在家。若使好做，何待官人上緊。」范成龍繃眉道：「既如此說，我自己去捉，央眾位相幫何如？」獵戶道：「這有何不可，只恐官人也未必捉得來，枉費力氣。」范成龍道：「捉得捏不得，眾位休管，只是本山路逕，我不認識，早晚央眾位同去，切勿推卻。」眾獵戶都答應了，告辭回去，卻都在背後說道：「倒要看這官人怎去擺佈他！」徐溶夫問范成龍道：「仁兄怎生去捉他？」范成龍道：「我想此事，只有去請了唐猛來。」徐溶夫道：「他未必肯來，前者我也去請過他，怎奈他與矩野縣了口氣，立誓賭咒不肯來。」范成龍道：「雖如此說，今日為軍國公事面上，他正在求功名之際，未必推卻，明日我去走遭。」

當晚范成龍在洛夫家歇了一夜，次日一早，單槍匹馬竟到唐猛家裡。唐猛正在收拾行裝，交代家務，見范成龍轉來，歡喜道：「哥哥轉回得快，我們下午便可動身。」范成龍道：「早哩，早哩，《百家姓》不曾開簿面哩！」唐猛問其原故，范成龍把那上番話說，「如今不除這豹子，怎去取參仙？所以轉來拜請賢弟。」唐猛沉吟道：「我去不難，只是吃那矩野縣官人笑我沒志氣。」范成龍道：「他怎笑得你，你這番是救劉小姐，去助軍國大事，並不去他那裡討賞錢，於他甚事！」唐猛道：「兄長也說得是，如此我們就去。」當時進內向娘說了，喚了多個精壯莊客，各帶了器械。唐猛指著那桿三眼槍對范成龍道：「哥哥你看，我這傢伙是鎮鐵鍊就，一排三管，重三六斤，每管吃火藥一兩，鐵標八錢。一道火門，發時三枝鐵標齊出，聲如雷霆，那怕人熊、狻猊，穿胸直過。」范成龍稱贊不已。便一同動身，都到徐溶夫家。

唐猛與溶夫相見了。范成龍央徐溶夫的兒子，仍去邀了眾獵戶來。須臾到齊，約有四五百人，都是精壯後生，連唐猛、范成龍的莊客、伴當，約六七百人。范成龍早已將出銀子，央徐溶夫去近村買下數瓶酒，殺翻一頭肥牛，請眾人都吃飽了。天色已晚，眾人都拽紮起動身。唐猛問山里路逕，眾獵戶道：「那廝巢穴在山後的裡四，進出有三條路：一條是大王廟背後，一條是大樹灣，一條是碎石坡。那碎石坡在秦王洞後面，一直上，最不好把守，路又狹，兩邊都是深草，當中一片空地，滑塌塌的碎石子，又沒半株樹木可以藏身。那廝單單喜走這條路上來，多少鬆手的都送在那裡。」原來獵戶們忌說失陷虎口，凡傷於野獸的，只說是鬆手。數內又一個豬戶道：「便是昨夜山南李家村李太公家的兩條黃牛，又吃那廝拖了去，正是由碎石坡上落，今夜那廝又必走那條路。」唐猛道：「既這般說，待我獨自去守這碎石坡。」范成龍道：「賢弟休凶莽。」唐猛不聽。

說話之間，已入山裡。唐猛教人直引到碎石坡，舉眼看時，只見兩邊茸茸綠草，一帶細路，直通山腳下。獵戶指點道：「這草內我們時常埋窩弓，再也射他不著。」唐猛再看那坡，旁邊一塊巨石，高有二三丈餘，周繞數圍，危危的立著，月光下好似個巨靈神撲來一般。後猛道：「有此巨石，還怕沒處躲閃！你們都去守那兩條路，這條路上讓我一人在此。只愁這孽畜不來，來時不能活捉，也結果了他。」眾獵戶道：「唐衙內不可造次，還讓我們慣家在此把守。」唐猛聽了，睜著怪眼，看了眾獵戶道：「咦！」半晌道：「虧你們恁地顛倒說！」范成龍道：「賢弟既要在這，也須留莊客們幫你。」唐猛道：「不要，不要，半個都不要！你們都去！」眾獵戶又苦功，唐猛焦躁道：「休要管我，都是你們這些膿包不濟，寵得這畜生這般橫行，今日還要試試縮編。我若吃他拖去嚼碎了，不要你們償命。」眾人見他發作，只好由他，便留下一枝畫角，道：「得了手，可吹起來，我們好來策應。」唐猛收了畫角，將那三眼槍灌了火藥，下了三條鐵標，點旺火繩，奮身一縱，早跳在大石上，拖著槍四面觀望。眾人都紛紛去了。范成龍領了伴當、莊客並幾個豬戶，投大王廟背後去，其餘都投大樹灣去。那兩處樹木卻多，眾人都去深草裡，密麻價的埋了地弓藥箭，整頓了弓弩鳥槍一應獵器，也有上樹的，也有乘涼的，四面照應著。范成龍倚了鐵脊矛，坐在樹根下，暗想道：「此刻參仙若出來，一把捉住了，豈不省了與豹子纏障。」

卻說唐猛催他們去了，獨自坐在巨石上四面觀望。只見星月交輝，山上山下流螢萬點，風吹草樹，灑灑的似落雨一般，果然山有猛獸，狐兔獐鹿之類蹤跡全無。唐猛不轉眼看著那條路上，只等那豹子出來，只見星移斗轉，已有三更天氣，滿身上都是露水。唐猛想道：「這廝莫非不從這條路上來，那兩條路也不見響動，敢是今夜不出來？」又是半晌，只見天上都上了雲，霎時間把那半輪明月遮蓋，滿山昏黑。唐猛放下了鳥槍，取出腰間那把扇子來撲涼，忽聽得山下人聲啼哭。唐猛道：「這裡又沒人家，必定是佷鬼哭，想是那行貨來了。」定睛細看，並沒些影響。猛回頭，忽見背後山腳邊兩盞碧綠燈，慢慢地向細路上移過來，唐猛認識是虎睛，說道：「豹子不來，山下倒來了個大蟲，且就結果了他。」便撇了扇子，取起鳥槍，撲地跳落大石背後，閃開身軀，張著那綠燈漸漸上來。近看時，只見額上一枝水晶角，那裡是大蟲，正是那話兒到了。唐猛叫聲慚愧：「我只道他不曾出窩，只顧前面，險些被他後面掩來！」那豹子一步步慢慢地上山來，口裡呼呼的噴著氣，身體甚是壯大。唐猛從不見過這般大豹，也是心驚，索性藏過身子，待他走過了頭再下手。不多時，那豹已上了山坡，就在那大石邊挨了挨癢，慢慢地踱上山去。

唐猛屏住了氣，待他走過了，將門藥加足，吹旺火繩，鉗緊在火機上，僵僵著身軀，從大石背後蜷出來。黑影裡，只見那豹子拖著門來粗細的尾巴，在前面慢走。唐猛輕輕蹣上幾步，擎起那桿三眼槍，正待……—那豹子好似屁股上有眼睛，早知背後有人暗算，唔的一聲，身子倒調轉來。唐猛急待仍閃入大石後，怎奈離得大石已遠。那豹看見有人，大吼一聲，半空中起個霹靂，四爪一縱，離地二三尺直撲過來。唐猛留不住那槍，早已機落火發。三管火標齊放，聲似雷吼，三枝鐵標不知射向何處。那豹就那聲槍裡撲到唐猛身上，兩隻前爪搭著肩胛，張口待咬。唐猛撇了鳥槍，就勢子向那豹的胸腹下搶進去。恰好那豹的兩隻前爪掛落後猛背後，唐猛兩條鐵臂膊從豹子兩脅下穿出脊樑上，雙手交叉抱住。那豹子張開血盆也似的巨口，待咬唐猛的頭頸，恰吃唐猛的頭頂下額，顧不倒頭來。那豹又吼了一聲，提起後爪來抓唐猛，那唐猛早將兩腿縮起，夾住那豹的腰跨。唐猛和豹子都跌倒在坡上，那豹子項下的毛片滑溜，唐猛的頭滑在一邊，與豹頸脖子交叉著。唐猛用盡生平的神力，貼胸摟住，不敢鬆手。兩個只就坡上顛倒打滾，不覺滾落深草坑裡去。兩個都掙扎不得，只得呼呼的喘氣。唐猛心生一計，待咬斷豹子的喉管，一時匯不轉頭來，只在頸脖邊著力啃咬。

卻說范成龍在大王廟後，同眾人都聽得那碎石坡雷價鳥槍響亮。半歇不聽見吹畫角，眾人驚疑，范成龍道：「敢是豹子中了槍，不死逃走，他追了去，我們快去看來！」霎時大樹灣眾獵戶也都到齊，吹起火把，大聲吶喊，撲到碎石坡來。范成龍挺著鐵脊矛當先，大叫：「唐兄弟，我來也！」不見答應，只見三五個莊客先叫起苦來，說道：「苦也，那地下不是行內的鳥槍，火繩兀自明亮，人到那裡去了？」范成龍轟去了三魂七魄，那顆心搖鈴價幌起來，忙叫：「快尋是那條路！」又只見幾個獵戶叫道：「你們休亂，這深草內有人做聲。」眾人聽時，只聽哼道：「我在這裡，你們快來！」

成龍同眾人大驚，忙上前將火把照時，只見唐猛同一隻大豹貼胸抱定，臥在草坑裡。眾人都嚇了一跳，驚得倒退。范成龍忙挺手中矛，覷定了那豹的肋縫裡，用力戳進去，矛鋒從下面透過，簽入地內。那豹子已吃唐猛鋼牙啃傷頸脖，奈何得沒了氣力，又吃這一矛，吼了一聲，登時喪命。范成龍放了矛，又去腰間取出那柄鐵錘，去豹子的耳根邊連打餘錘。那豹子鮮血迸濺，烏珠突出，腦骨損碎，動也不動了。范成龍道：「兄弟放手，好了！」那唐猛那裡肯放。成龍又叫道：「豹已死了，兄弟只管放來！」唐猛才放開了手，坐在草地上喘做一團，滿口裡都是豹子的毛血。眾莊客上前攙扶了，走出深草。范成龍拔起鐵矛，眾多獵戶上前將死豹扛出坑上。范成龍問後猛道：「兄弟受傷否？」唐猛道：「沒事，兩肘好似擦傷了些。」范成龍道：「兄弟不聽吾言，早是叫幾個人幫你，何用如此費力。」唐猛道：「不瞞哥說，我去年也曾兩次空手活捉兩隻大蟲，卻不恁地費力。這畜生果然利害，怪道眾人近他不得，我也險送了性命。」眾獵戶都拜服道：「唐衙內真是天神降凡也。」當時眾人見除了這豹子，歡天喜地，把來扛抬了，並派人收了窩弓，莊客收了唐猛的鳥槍，一陣下山回徐溶夫村上來。

原來徐溶夫家裡也不曾睡，都秉燭相待。五更時分，只見三五個莊客獵戶先跑回來報道：「那豹子已吃店街內結果了。」徐和大喜，忙叫妻子預備下酒飯。不多時，遠遠一簇火把，只見眾人吆吆喝喝，扛了那只獨角錦紋豹，范成龍、唐猛都隨在後面，一齊

奔回莊上來。將那死豹安放在廳中間，東方已發白。徐溶夫與眾人都向唐猛道乏，唐猛笑道：「快把酒來，與我接一接力。」溶夫忙叫搬出來擺在廳上，大盤小碗價酒肉，眾人都一齊亂吃。天已大明，驚動村前村後無數老少男女，都到徐溶夫家看豹，見了唐猛，都誇獎不已道：「只道戲場評話裡這般說，那知真有如此壯士。」那里正也到來，遂與眾人商議，要將這豹子送到唐衙內府上去。唐猛道：「我要他做甚！只顧扛去，獻與你們那知縣，也教他放了心，省得比較。倒是這富生的一隻水晶角可愛，對知縣說，可要取下來還我。」眾人大喜。唐猛道：「我覺得有些筋骨酸，頭腦發脹，打然不得，與我個好牀鋪，要去睡一睡。」徐和道：「衙內辛苦了，正好草場上將息。」唐猛滾入牀內，放下紗帳，鼾鼾的睡著了。里正已差人去飛報知縣。范成龍與徐溶夫商量道：「今此豹已除，卻怎樣去取參仙？」溶夫道：「仁兄放心，我已準備下了，須如此作用，今夜管取他到手。」成龍大喜。當時成龍與眾人也都困乏了，都去睡睡將息。

下午時分，那鉅野縣知縣差一名都頭，帶了幾個士兵，前來取豹；又差一個體己親隨，將著一封書信來，啟請唐衙內到縣裡，置酒申謝。此時唐猛、范成龍都已睡起，那親隨向唐猛聲喏，呈上知縣書信。拆開看時，上寫道：「深蒙世兄神威，掃除一方巨害，下官感激之至。本欲親自登堂拜謝，因公事在身，望屈世見到冰街一敘，勿卻是禱。」唐猛對來人道：「你去上覆相公，我有緊急會乾，要往兗州鎮去，不及相見了，多多拜謝。」遂叫莊客取幾兩銀子賞那親隨。又叫莊客用利斧將那死豹的腦蓋骨鑿開，取下那支水晶角來。看時，果然堅利無比，非鋼非鐵，賽過金鋼石。唐猛甚喜道：「你去對你相公說，這豹的一隻角我取了。你去罷！」那親隨也不敢多說，取了賞銀，自回縣去。范成龍又取出些銀兩謝了眾獵戶。那都頭同里正押督眾獵戶，士兵扛了那只死豹，辭了徐溶夫並後范二位，解豹到縣裡去了。

唐猛問取參仙之事，徐和道：「我已說過了，今夜去取。那參仙最喜撲燈光，最愛的是木香，最怕的是五靈脂。我早已準備下五七斗五靈脂，數□斤木香屑，只須用紅紙糊一個繡球燈兒，用長繩拴了。此處山這面有一洞，名秦王避暑洞，最是幽深。那一頭洞口，先用五靈脂截住去路。他生長之處，我卻認識，在中峰左側，只將木香屑迤邐灑至秦王洞。將燈放在前面洞口，一人躲在裡面牽住繩索，待他來撲燈火時，將燈牽入洞裡，引他進洞。須得一快走的人，速將五靈脂截斷歸路，然後進洞去捉，他自不能逃走也。」後猛道：「妙哉！撒五靈脂，須得我去。」范成龍大喜。

當日無話，看看天色將晚，眾人都吃過了飯，徐溶夫的娘子已糊好一個繡球燈兒。溶夫道：「去的人多不得，只消兩三個伴當，負了藥布袋去足矣。」眾人依言。當時徐和留兩個兒子並不去的人在家裡，自己同了范成龍、唐猛，帶了藥布袋、紅燈、繩索，緩步進山。到得山裡，星斗滿天，月明如晝。看看已到秦王洞口，徐和立住腳，指著一處峰巒道，「那裡便是參仙根本之地，此去不遠。二位不必上前，只須在此安排，我上去散木香屑。」范成龍聽了，便去洞後撒下五靈脂，餘多的都交與唐猛。徐溶夫同那幾個伴當背了木香口袋，到中峰左側，將木香屑傾出，迤邐灑下來，直灑到秦王洞口。那范成龍已將紅燈點起，放在洞口，將繩拴好了，拿著繩頭走入洞裡去。徐溶夫同後猛等眾人都走下山坡，在樹林裡躲了，只留范成龍一人在洞裡。

徐溶夫在深樹內，眼不轉睛的盼望那參仙。星移斗轉，直到三更時分，果然隱隱的望見一個孩子，從峰後跳舞出來，光赤著身子，望去約有四五歲大小。唐猛喜道：「來也！」徐溶夫忙叫：「休高做聲，快躲了。」那參仙出離了地面，朝禮了星斗，參拜了四方，跳舞一回。驀地聞一陣木香香，各處尋覓，尋著了木香屑，跳跳舞舞，一路尋來。不覺到了秦王洞口，看見了那繡球紅燈，甚是歡喜，便遠遠立定了看，慢慢的上前，用手來取，只見那紅燈滾入洞裡。可憐草木精靈，初成氣候，那裡料得人心機詐，便追了紅燈也進洞裡去。徐溶夫望得明明清清，叫聲慚愧，忙叫唐猛快下手。唐猛提了五靈脂袋，三腳兩步蜚到洞口邊，把五靈脂撒滿地面，更無隙縫。那參仙覺得有人，忙逃出來，見了五靈脂，不能跨過，急反身入洞裡。范成龍從裡面撲出來，參仙大驚，前後無路，只是四面亂撞。唐猛撇了布袋，搶入洞來。那裡面黑洞洞地，只聽得參仙哭叫，沒處捉摸。少刻，徐溶夫同幾個伴當點了火把，一擁進來。參仙亂哭亂叫，走投無路。眾人七手八腳，亂撲亂趕，逼到一個狹窄所在，吃范成龍一把抓住。徐溶夫上前看時，更喜是個男子身，忙叫：「哥哥手放輕些，看捏殺了。」當時范成龍大喜，抱入懷裡，忙出洞來，齊回舊路。

那參仙一路啼哭，只叫饒命。徐溶夫老大不忍，歎道：「也是你的劫數，為國家大事，也顧你不得了。」范成龍既得了參仙，眾人無不歡喜，飛奔回來。下得山時，平地上行不得百□步，離徐溶夫家已是不遠，聽那參仙，聲息全無，動也不動。范成龍道：「不好了，想是抱得緊，捏死了。」教把火把來照看。卻不防那參仙盡力一掙，范成龍捉不住，好似有人奪去的一般，吃他掙脫落地，一溜煙往山下飛跑的去。唐猛忙飛步追去。饒你唐猛腳步如飛，那裡奔得他過，只見他在前面好一似斷線的風箏，輕如禽鳥，在山上一直飛去。范成龍、徐溶夫同眾伴當只叫得苦。唐猛趕了一程，已是無影無蹤，追趕不上，氣急敗壞回來。范成龍目瞪口呆，罔知所措。正是：水銀入地難收取，鶴子鑽天沒處尋。不知那參仙究竟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